

Journey Narrative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E. M. Forster's Italian Novels

NAN Jiali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rch 2, 2025

Accepted: March 28, 2025

Published: June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NAN Jiali. (2025). Journey Narrative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E. M. Forster's Italian Novel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 089–09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1>

Abstract: The journey narrative in E. M. Forster's Italian novels has often been regarded as a form adopted by the author to reveal the issues of Englishness and therefore its indication of paradigm shift in travel has scarcely been considered. In Forster's time, mass tourism superseded the Grand Tour and rendered travel available to more people in Britain. However, it caused English people to be trapped in the modern travel model dominated by Baedeker and consequently the crisis and self-delusion of subjectivity appeared. Through depi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ip and Lucy from tourists depending on Baedeker to subjects engaged in interaction with surroundings, Forster not only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embodied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but also expresses his wish for English people to resist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modern society by revisiting the sensu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Hellenism connotes.

Keywords: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A Room with a View*; Baedeker; subject; Hellenism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NAN Jial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r interests includ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ecocriticism.

福斯特義大利小說中的旅行敘事與主體建構

南佳麗

南京大學

摘要: E. M. 福斯特義大利小說中的旅行敘事多被學界視為作者用以揭示英國性問題而採取的敘事手段,這導致它所暗示的英國旅行模式轉型鮮被提及。在福斯特所處的時代,大眾旅遊取代大旅行,更多人加入旅行隊伍,可是,這也同時使英國人陷入被旅遊指南所支配的現代旅行模式,主體危機和自欺問題凸顯。通過刻畫菲利普和露

西從依賴旅遊指南的遊客到參與和周遭環境互動的主體的轉變,福斯特揭示出具身體驗之於主體建構的重要性,表達了希望英國人重訪希臘精神中的感官與情感體驗內涵,以抵禦英國現代社會流弊的內心願景。

關鍵詞:《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旅遊指南;主體;希臘精神

一、引言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1905) (以下簡稱《天使》)和《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 1908) (以下簡稱《房間》)是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早期創作的兩部作品,其中包含相似的義大利旅行情節常常一起被稱為義大利小說。前者講述了英國青年菲利普(Philip Herriton)和姐姐哈麗雅特(Harriet Herriton)奉母親赫裡頓太太(Mrs. Herriton)之命意欲接回嫂子莉莉婭(Lilia Theobald)在義大利和吉諾(Gino Carella)所生之子,但孩子卻因被哈麗雅特偷偷抱走而撞上卡羅琳(Caroline Abbott)的馬車殞命的故事;後者則記錄了英國中產階級閨秀露西(Lucy Honeychurch)在義大利偶遇鐵路公司職員喬治(George Emerson)後起初選擇壓抑內心悸動但隨後決定解除與塞西爾(Cecil Vyse)婚約的心路歷程。

對於英國人來說,以義大利作為目的地的旅行有著特殊意義。早在18世紀,英國人就將前往歐陸旅行視作年輕紳士教育的最後一環,而義大利文化的參觀和學習是這場大旅行(the Grand Tour)的重要內容之一。不過,到了18世紀下葉,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到歐陸旅行中來,大旅行開始逐漸發展為大眾旅遊(mass tourism),它原本被賦予的精英文化屬性也漸次褪去,轉變為一場去個性化的集體流動^②。在既往研究中,儘管有學者注意到了福斯特對大旅行與大眾旅遊對立屬性的關注,但卻將小說中的旅行視為「一種誘發因素和醞釀條件」,認為福斯特的探討重心實際上是「英國社會內部的階級、性別、性等身份問題」^③。這導致小說中福斯特對於英國旅行模式轉型的焦慮長久被忽視。

事實上,儘管大旅行時代已經過去,但希臘精神(Hellenism)所指向的「對希臘歷史、文學和哲學的系統研究」在19世紀英國社會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④。特別是在福斯特眼中,希臘精神儼然就是凸顯現代文明弊端的有力參照物^⑤。因此,他小說中的人物往往在義大利之旅後發生很大轉變。比如,《天使》中的菲利普在返回英國路上堅定認為自己「不能在沙士頓生活了」^⑥,因為他「不能生活在那個監牢裡」^⑦;《房間》中的露西也在義大利得到了「她自己的心靈」,「帶著新眼光回來了」^⑧。這些都反映出福斯特希望英國人能夠通過義大利之旅感受並領會希臘精神的願景。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所崇尚的希臘精神離不開「感官的、情感的體驗」,一旦與之分離,希臘精神就將退化為一種「乏味的、磨人的理智主義」^⑨。而在福斯特看來,大眾旅遊顯然屬於後者。以上兩部小說中頻頻出現的貝德克(Baedeker)旅遊指南就是明證。旅遊指南是大眾旅遊熱潮的產物。為了幫助更多人實現旅行獨立,貝德克(Carl Baedeker)、默里(John Murray)和庫克(Thomas Cook)將各種旅遊細節進行整合:後者的旅行社著重解決遊客們的交通、住宿和貨幣兌換問題,前兩者則致力於通過他們的手冊使遊客的旅遊路線規劃盡善盡美。然而,由於「實現目標的方式最終是將他們的努力和願想通過越來越組織化的官僚式機制付諸實踐」,旅遊指南也成為「理性管理力量」的象徵物^⑩,原本義大利旅行可能帶來的感官、情感體驗根本無從談起。

以此為出發點,本文試圖對《天使》和《房間》中福斯特的英國旅行模式轉型書寫進行進一步探究。隨著大眾旅遊取代大旅行,旅遊成為英國人風行一時的休閒方式。可是,這也同時使人們陷入被旅遊指南所支配的現代旅行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主體危機和自欺。通過描畫菲利普和露西的主體救贖之路,福斯特試圖

呼籲人們重訪希臘精神，回歸感官與情感，從而達到反思技術理性、促進英國社會良性發展的現實訴求。

二、旅遊指南與主體危機

在福斯特的兩部義大利小說中，旅遊指南作為日常物品頻繁出現在人物的生活中。在《天使》中，旅遊指南在莉莉婭的遺物中赫然在列，菲利普「把他的手杖、短襪和旅行指南留在了博洛尼亞」¹¹，哈麗雅特也在將要離開義大利時「用一張包裝紙把新的旅行手冊包了起來」¹²；而在《房間》中，露西在旅店「隨手拿起一本貝德克的《義大利北部旅行指南》」¹³，她的表姐夏綠蒂（Charlotte Bartlett）則在出遊時把「旅遊指南淋濕得軟乎乎的」¹⁴。這表明，隨著大眾旅遊的興起，旅遊指南已然成為英國人前往義大利旅行的必需品之一。

旅遊指南的流行與普及是和它的設計、內容是分不開的。旅遊指南的體積很小，很適合遊客手持或裝在口袋裡，為後者乘坐火車帶來了方便¹⁵。並且，旅遊指南相較於遊記等傳統旅遊文學更具有實用價值，以「生產權威、定期更新且具有標準封面和格式的文獻資料」著稱，行文由此具有客觀、去個體化的特點，遊客很容易捕捉到有效資訊，為他們實現在最短時間內花最少錢遊覽最多有價值的景點創造了可能¹⁶。《天使》中關於蒙特里亞諾（Monteriano）的旅遊指南簡介就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了這一點。它不僅介紹了此地的人口和歷史，還將城市裡的旅館、咖啡廳、劇院、照相館、郵局和電報大樓悉數列舉出來，不但標出它們的具體位置，而且細心對比同類消費場所的價格，最終給出最為合理的出行方式，包括時間、交通、遊覽地、遊覽路線和聘請導遊事宜，內容不可謂不豐富。

這也是為什麼旅遊指南能夠在英國遊客中獲得極高權威和話語權的原因。在《天使》中，菲利普「每次讀到「從城堡觀景（低額小費）日落時最美」時都會怦然心動」¹⁷；而在《房間》中，露西則不僅因為「下定決心要在第二天痛痛快快地玩一番」，把旅遊指南上「佛羅倫斯歷史上最重慶的日期都一一記住」¹⁸，還曾由於在聖克羅徹教堂丟失旅遊指南感到無法「尋找回家的路」，以至「心情沉重，十分委屈，甚至連這座教堂是由方濟各會修士還是多明我會修士建造的都記不起來了」¹⁹。這說明，旅遊指南已經深深融入到英國人的義大利旅行生活中：他們不只篤信旅遊指南所提供的觀光資訊，甚至將自己在義大利的人身安全完全託付給旅遊指南，以此來獲得安全感。旅遊指南「對英國遊客的去向，對他們認為「值得一看」的內容以及對他們如何看待這些東西的影響要超過其他一切」²⁰。

然而，儘管從表面上看，旅遊指南通過為英國人謀劃「最佳」旅遊線路，「不僅使中產階級能夠負擔得起他的旅程」，而且讓他們「在短時間內看到最重要的東西」²¹，但恰如費吉斯（Orlando Figes）所指出的，旅遊指南卻也「引導遊客走上同樣的路線」，「讓國外旅行體驗變得標準化」²²。事實上，旅遊指南歸根結底是工業大生產的產物，這使它自誕生之日起就註定逃脫不了資本和技術理性的控制。它的迎合市場的簡潔、實用、客觀的設計理念本身就是例證。而在此理念指導下，旅遊指南也演變為文化工業生產的一環，人們所接收到的也必定是技術仲介後的同質化資訊。因此，可以看到的是，在《房間》中，當人們發現露西和夏綠蒂並不熟悉佛羅倫斯時，「滔滔不絕的大量資訊確實向她們湧來。人們告訴她們應該觀光什麼，什麼時候去觀光，如何使電車停下來，如何打發乞丐，買一個精製羔羊紙的吸墨水台要花多少錢，她們對這個地方將會如何著迷等等」²³。旅遊指南不僅通過發行大量手冊「讓個體經驗轉化為同步化的集體經驗，從而創造出缺乏獨特性的公眾」²⁴，旅行體驗逐步趨同，還使人們將旅遊指南的技術治理思維加以內化，對生活中有價值的資訊進行組織化處理，儼然一本本行走的旅遊指南，感到「指導一位新來的人給人樂趣」²⁵。

也就是說，在旅遊指南所主導的現代旅行範式下，英國人實際上已經不知不覺中讓渡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希臘精神傳統逐漸式微。如果說大旅行時期人們還將義大利之行看作感受希臘精神的不二選擇，那麼到大眾旅遊階段，由於「最基礎的經驗不再是具體的經驗、整體意義上的社會實踐，而是由技術組織起來的

受管控的實踐」²⁸，人們「日益處在理性的、標準化管理的控制之下」²⁹，這導致希臘精神自身豐富的內涵被掏空，義大利各個城市也成為旅遊指南上一個個乾巴巴的詞條下描述性的資訊，毫無魅力可言，因為旅遊指南的「工作原則是『只對每個地方應該看到的東西進行實事求是的描述』，而不是因為『描述所有可能看到的東西』而導致讀者暈頭轉向」³⁰。

三、反觀光與主體自欺

值得注意的是，當旅遊指南在觀光浪潮中大行其道之時，一種獨特的「反觀光」(anti-tourism)現象也在英國人思想生活中悄然出現。不過，吊詭的是，在很多人的現實生活中，「反觀光」卻並沒有真正指向對技術理性的反思，而是演化為分隔普通旅遊大眾與文化精英的有效手段。這表現為當時旅行者(traveler)與觀光者(tourist)之間的區分以及社會上瀰漫著的對後者的抵觸情緒。對於這一時期前往歐陸旅行的英國人來說，「旅行者」不同於「觀光者」：「旅行者是積極的，他竭力地尋找人、冒險和體驗；觀光者則是被動的，他希望有趣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³¹。因此，「旅行者」是值得尊敬的，而後者則截然相反，這使得很多英國人經常將自己定義為「反觀光者」(anti-touristic beings)³²。

在福斯特的兩部義大利小說中，伊格(Cuthbert Eager)先生和拉維希(Eleanor Lavish)小姐堪稱「反觀光者」的突出代表。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反對使用旅遊指南。在他們看來，手持旅遊指南遊覽是典型的「觀光者」行為。「觀光者」只有脫離旅遊指南的束縛，才能真正地轉變為「旅行者」，邂逅真實的義大利。故此，當拉維希小姐帶領露西前往聖克羅徹教堂時，她故意拿走露西的旅遊指南，並告訴露西「我們走到哪裡是哪裡」³³；而伊格先生也在露西說出「我到這裡來只是旅遊」後表達了對旅遊指南的不滿，認為遊客「像一件商品被人傳來傳去，從威尼斯傳到佛羅倫斯，從佛羅倫斯傳到羅馬，像牲口一樣擠在膳宿公寓或旅館裡，除了旅遊指南上說的，此外情況一無所知」³⁴。

然而，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的「反觀光」態度並沒有使他們成為希臘精神的傳承者，相反，他們與「觀光者」一樣，暴露出「旅行經歷的非反觀光性和消費性以及文化理解的表面性和狹隘性」³⁵。從本質上說，對「觀光」(mere tourism)的反對是對技術理性的反撥³⁶。可是，在義大利，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之中一個希望解決諸如畫家阿萊西奧·巴爾多維內蒂「究竟站在哪裡」取景³⁷這樣的問題，另一個則「喜歡擺脫體面給人的種種束縛」³⁸。這表明，他們實質上都是將義大利視作獵奇的對象，意圖通過義大利之旅滿足自身對義大利的探索欲望。因此，諷刺的是，儘管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極力反對「觀光」，但他們還是顯露出典型的觀光行為：前有伊格先生引導露西和夏綠蒂「選購了許多難看的禮物與紀念品」³⁹，後有拉維希小姐在郊遊時像一位駕輕就熟的「觀光者」一樣「拿出兩塊方的防水膠布，那是用來保護遊客的身體不致受到草地的潮氣與大理石臺階的寒氣的侵襲的」⁴⁰。

從這個層面上看，可以說，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觀光者」。他們之所以表現出「反觀光」，只是因為他們害怕被歸入「遊客」。「遊客焦慮」(tourist angst)最先由英國記者布裡恩(Alan Brien)提出，意指「一種令人痛苦的猜疑：終究……你仍然像其他觀光者一樣是個遊客」⁴¹。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的行為就體現出了「遊客焦慮」的症候性特徵。在他們看來，對義大利瞭解得越多，就越能凸顯自己的與眾不同。相反，承認自己是遊客就意味著和淺薄的旅遊大眾一樣人云亦云，是有失格調、自降身份的不齒行為。這種心理與其說是「反觀光」的表現，不如說是虛榮心作祟。在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眼中，「反觀光」是他們標榜優越的有力手段。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理解「反觀光」所蘊含的反技術理性內涵。這使得他們自封的「反觀光者」頭銜根本就名不副實，他們製造的「旅行者」與「觀光者」之間的區隔也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非但改變不了他們的「觀光者」身份，反而阻礙了他們對「反觀光」真意的探索。

就此來看,《天使》中菲利普的「反觀光」言論與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的論調如出一轍。像拉維希小姐評價喬治及其父親「像兩頭母牛,走在我這義大利土地上」,隨後還不忘誇耀自己對義大利的熟悉,說道「巴不得在多佛設立一個考場,凡是不及格的遊客都給我打回票」⁴⁰一樣,菲利普以「反觀光者」自居,認為「義大利只在盛夏才呈現其真實面貌,那時遊客都已離去,它的靈魂在直射的陽光下蘇醒過來」⁴¹,並為此「滔滔不絕地向莉莉婭灌輸囑咐和忠告」,提醒莉莉婭「只有另闢蹊徑,才能真正瞭解那個國家」⁴²。可是,當菲利普得知莉莉婭即將嫁給一個義大利人時,他和母親赫裡頓太太一樣認為這是對他們的侮辱,並決定「如果她一意孤行,我們就跟她徹底斷絕關係」⁴³。如果說菲利普早期的說辭是對自己「觀光者」身份的掩飾的話,那麼他這裡的言行矛盾則將他的「觀光者」身份本質暴露無遺。他口口聲聲宣稱反對遊客式的「以為義大利只是一個古玩和藝術的博物館」,支持「去愛和理解義大利人」⁴⁴,可是,一旦要求他在現實生活中與義大利人接觸,他卻又極不情願。這使得他的「反觀光」言辭只能淪為一句句空洞的口號,因為他只是執著于擺脫遊客身份,卻從未想過真正進入義大利人的生活。

四、具身體驗與主體重建

如果伊格先生和拉維希小姐並不是希臘精神理想的繼承者,那麼,在福斯特看來,怎樣才能真正走進義大利人的世界,接受希臘精神所帶來的靈魂滌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勢必就要回到福斯特所強調的希臘精神的本意——「感官的、情感的體驗」之上。事實上,「通過無法壓制的人的身體展現外國文化的真實性是典型的福斯特式轉喻:在福斯特的作品中,身體無處不在宣示自身以及它們物質性的存在,以對抗觀光旅遊中常見的虛假的精神化、浪漫化體驗」⁴⁵。這尤其表現為福斯特對「人物對環境物質性的身體反應」的關注⁴⁶。雖然旅遊指南「操縱著人們的行動和對地方的身體反應」⁴⁷,但是,通過將旅行者置於「感官生活」之中,福斯特讓他們得以暫時從英國「官方教育、旅遊指南、英國女伴」的規訓中抽離,體驗到了「情感的流動」⁴⁸。正是這幫助他們重新建立起主體身份,感受到了真正的希臘精神。

《天使》中的菲利普和《房間》中的露西就是這種具身化體驗的受益者。就菲利普而言,他的轉變得益於一次他在義大利劇院的經歷。劇院之行是菲利普臨時起意的結果。在那裡,他感受到了和英國劇院完全不同的氣氛:「親朋好友隔著整個觀眾席打招呼。樂池裡的人朝合唱隊裡的兒子或兄弟大呼小叫,告訴他們唱得有多棒」⁴⁹。這種快樂的氛圍極具感染力,不僅使菲利普感到「激動、疲勞和快樂全都襲上他的大腦」⁵⁰,還讓他「忘記了他的任務,忘記了自己是誰。他甚至也不是一個熱情的遊客了,他始終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地方,這裡就是他的家」⁵¹。正如達卡克(Nour Dakkak)所指出的,在《天使》和《房間》中,旅行體驗被複雜的物質互動深深塑造,「旅行者在日常呈現中體驗到的物質性的、多感官的關係被展現為他們與不熟悉的物質環境的個人的、獨立的互動,這使得他們的動覺體驗發生改變並可能帶來愉悅或消極的反應」⁵²。菲利普的改變也來源於此。一直以來,菲利普愛慕的都是旅遊指南上的義大利⁵³。他傾向於以一種「浪漫的如畫般的態度而不是在尋常的現代環境下」看待義大利人⁵⁴。可是,置身於當地劇院的熱烈氣氛之中,菲利普卻在演員與觀眾的互動中感受到了旅遊指南所不能提供的真實性。人們在這裡「說話、大笑、鼓掌、歡呼,為美的存在而喜不自禁」⁵⁵,無所禁忌地表達著自己的情緒和感受。這種互動也帶給菲利普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並轉變為他與周圍環境的情感互動,最終促使菲利普在與吉諾不期而遇時,「他的兩隻手被親熱地抓住了」,他和吉諾「並排站在前面,互相恭維,吉諾充當東道主,殷勤備至,卻是親切的、令人愉快的」⁵⁶。

與菲利普一樣,露西的主體重建也歸功於她與周圍環境的具身化互動。由於在聖克羅徹被拉維希小姐拿走旅遊指南,露西不得不獨自遊覽教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在這裡,「義大利的蠱惑魅力使她著魔,於是她沒有去請教別人,竟然開始感到逍遙自在」,並「終於弄懂了那些義大利文告示」⁵⁷。露西之所以會發生這



樣的變化,是因為失去旅遊指南的她不再執著於探究聖克羅徹教堂的文化歷史,而是完全暴露在佛羅倫斯的社會文化與物質肌理之中,這使她真正關心起她周圍的環境,從而獲得了社會和身體雙重意義上的解放以及與佛羅倫斯直接的、具身化的互動⁵⁹。隨後露西與大家一起外出郊遊也是類似的情境:她沒有攜帶旅遊指南,並且脫離了夏綠蒂和拉維希小姐的陪伴,一起和車夫去找畢比(Arthur Beebe)牧師和伊格先生。她又一次感覺「和這位普通人在一起,世界是美好的,也是直接相通的。她第一次感到春天的感染力」,「為能從枯燥沉悶中解脫出來而高興。每一小步,每一條嫩枝,對她來說都不是沒有意義的」⁶⁰。

可以說,菲利普和露西的經歷都不在旅遊指南計畫之內,但他們卻意外收穫了前所未有的快樂。這都源自於他們重新獲得了讓渡出的主體權威以及對自己身體體驗的掌控。「主體是通過身體而存在的主體,身體是主體與世界相互聯繫的紐帶」⁶¹。「當遊客可以自主規劃自己的旅程並對自己的體驗有更多控制力時,他們受周圍環境影響的可能性就會增大,他們所獲得的愉悅也是如此」⁶²。因此,當菲利普和露西開始擺脫掉旅遊指南的桎梏,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想要拜訪的地方以及和誰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才真正擁有了自己的身體,並且實實在在地感覺自己與世界的連接。正如露西所覺察到的,她「對她的環境有一種即時的、自發的體驗」,並「通過這種開放的關係感受到季節的影響和它的美,因為她和她的身體是與它們直接連接在一起的」⁶³。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菲利普和露西才最終重拾了遺忘已久的主體身份,並由此由衷地感受到義大利的精神魅力。

五、結語

正如布紮德所指出的,福斯特始終懷揣「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理想,試圖「描繪一種經驗的連續狀態」⁶⁴。因此,不管是《天使》中的菲利普還是《房間》裡的露西,他們都表現出了對希臘精神的渴望。雖然他們一度陷入被旅遊指南所支配的現代旅行模式,但在與義大利環境的具身互動中,他們最終找回初心,重建主體。通過刻畫菲利普和露西的遭遇與轉變,福斯特的義大利小說不僅呈現出英國旅行模式轉型過程中人們的主體危機和自欺,折射出現代科技文明統治下人的生存境況,更體現出福斯特對英國人心靈生活的關注,傳達出他希望在英國現代社會延續希臘精神傳統,敦促人們回歸感官、回歸情感的樸素追求。

注釋

- ①④⑨④⑧ Ardis, A. (2007). Hellenism and the lure of Italy. In D. Bradshaw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2-68.
- ②⑩③⑩ Buzard, J. (2002). The Grand Tour and after (1660—1840). In P. Hulme & T.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8-49.
- ③③ 許姪:《教育旅行、反觀光思想和英國性——〈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的旅行敘事和旅行隱喻》,《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頁73,71。
- ⑤ Klingopoulos, G. D. (1958). E. M. Forster's sense of history and Cavafy. *Essays in Criticism*, 8(2), 160-161.
- ⑥⑦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福斯特著,馬愛農譯:《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頁162,164,87,143,14,15,25,85,1,16,1,109,111,110,110,111-112。
- ⑧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福斯特著,巫漪雲譯:《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頁8-141。
- ⑩⑮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Buzard, J. (1993). *The beaten track: European tourism, literature, and the ways to culture, 1800—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7-330.
- ㉑㉒㉓㉔㉕ 費吉斯(著),王晨(譯):《創造歐洲人:現代性的誕生和與歐洲文化的形塑》,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版,頁

255-257。

- ②④ 王大橋,馮樂群:《個體經驗的集體化:技術化感知及其美學批判》,《山東社會科學》,2024年第2期,頁70。
- ②⑥ 瑪律庫塞(著),黃曉偉,高海青(譯):《瑪律庫塞文集·第五卷哲學·精神分析與解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頁187。
- ②⑨ Boorstin, D. J. (1992).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85.
- ③⑨ Fussell, P. (1980).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ing between the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9.
- ④⑥⑦⑤②⑤③⑥①⑥② Dakkak, N. (2019). A smell! A true Florentine smell!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s in E. M. Forster's fiction. In J. Carruthers, N. Dakkak & R. Spence (Eds). *Anticipatory materialisms i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790—1930*,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6-216.
- ⑤③ Stone, W. (1966). *The cave and mountain: A study of E. M. Forster*.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5.
- ⑥⑩ 孫在國:《論梅羅-龐蒂的「身體-主體」理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頁55。

參考文獻

- ① Ardis, A. (2007). Hellenism and the Lure of Italy. In D. Bradshaw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2-76.
- ② Boorstin, D. J. (1992).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 ③ Buzard, J. (1993). *The beaten track: European tourism, literature, and the ways to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00-1918.
- ④ Buzard, J. (2002). The Grand Tour and after (1660-1840). In P. Hulme & T.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52.
- ⑤ Dakkak, N. (2019). A smell! A true florentine smell!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s in E. M. Forster's fiction. In J. Carruthers, N. Dakkak & R. Spence (Eds). *Anticipatory Materialisms i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790-1930*,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5-218.
- ⑥ Fussell, P. (1980).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ing Between the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⑦ Klingopoulous, G. D. (1958). E. M. Forster's sense of history and Cavafy. *Essays in Criticism*, 8(2), 156-165.
- ⑧ Stone, W. (1966). *The Cave and Mountain: A Study of E. M. Forster*.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⑨ 費吉斯(著),王晨(譯):《創造歐洲人:現代性的誕生和與歐洲文化的形塑》,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版。
- ⑩ 福斯特(著),巫漪雲(譯):《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 ⑪ 福斯特(著),馬愛農(譯):《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
- ⑫ 瑪律庫塞(著),黃曉偉,高海青(譯):《瑪律庫塞文集·第五卷哲學·精神分析與解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 ⑬ 孫在國:《論梅羅-龐蒂的「身體-主體」理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頁52-57,67。
- ⑭ 王大橋,馮樂群:《個體經驗的集體化:技術化感知及其美學批判》,《山東社會科學》,2024年第2期,頁68-77。
- ⑮ 許姪:《教育旅行、反觀光思想和英國性——〈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的旅行敘事和旅行隱喻》,《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頁68-73。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